

紅光農業生產合作社主任

董 殿 福

崔 嵐 著



遼寧人民出版社

327.62

462

內 容 提 要

這本書是描寫黑龍江省肇東縣十三區大榆樹村紅光農業生產合作社主任，省勞動模範董殿福同志的故事。董殿福同志在黨的領導下，在工作中堅苦樸素，緊密地依靠羣衆，正確地貫徹了以農業生產爲主的經營方針，不但辦好了合作社，而且也鍛鍊了他的工作能力，提高了他的思想水平。

紅光農業生產合作社主任董殿福

崔 嵐 著

曲 羊 挿 圖

☆

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瀋陽市馬路灣）

瀋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出字第一號

瀋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瀋陽發行所發行

編號：4204·787×1092紙 1/32·1印張·24,000字

一九五五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7,588 定價：1,000元

大榆樹村是黑龍江省肇東縣十三區的一個行政村，它坐落在祖國北方遼闊的原野上。廣漠的平原，甩手無邊，看不見山，望不見嶺。沒到過這地方的人，可能會想到這是一個樹多、風景美、土地肥沃的地方吧！其實並不然，村子裏只有一棵老榆樹，還長在離屯子半里地的大地裏。全村有九百二十多垧土地，大部分都是「兔子不拉屎」的硝城地。

離村北一里多地，就是一片大城溝。過去，住在這裏的農民，除了耕種土地之外，每年必須靠這個城溝裏所出產的土鹽和硝，來補助生活大半。村裏人常常回憶起過去的情景：春秋兩季站在北崗上一看，哈！方圓五、六里地，熬鹽、熬硝的窩棚一個挨一個，不用說南北二屯、十里八村，就是離這兒三百里路遠的明水縣，都到這來搭上窩棚搞副業，大甸子上足有千八百號人，像唱小戲似的。

當全國正在進行着艱苦的解放戰爭的時期，他們所生產的土鹽，在供給人民需要上，確實起了不少作用。但從一九四九年，隨着全國大部分地區的解放，海岸鹽場的增多，他們的土鹽就不太適合需要了，於是國家又向他們提出了新的要求：糧食！

在黨提出：「組織起來，搞好生產」的口號下，大榆樹村的農民開始考慮着兩條生活道路。一部分人，認為無論怎麼組織，守着這些硝城地，累死也富裕不了；若想多打糧，還是

得種沿江的黑土地。於是有人搬走了。另一部分人，却積極響應黨的號召，組織互助組，接受新的耕作方法，研究如何在這劣等的硝城地上能夠不斷地增加糧食產量。代表這一部分人的，是一個普通的農民董殿福。

一 一段痛苦的經歷

董殿福今年已經四十七歲了，但是，無論從他那火紅的臉膛，健壯的體質，飽滿、樂觀的情緒上，以及他那常常和人開一兩句玩笑的生活作風上，都會使人感到他至多不能超過三十五歲。只有當他用手指頭在桌子上輕輕敲着鼓點，眼睛凝視不動在考慮問題的時候，你才能理解到他那額上的皺紋，包含了多少艱辛和苦難啊！是凡見過他的人，都會從他那永遠是笑呵呵的臉上，感到善良、可親。村裏人常說：「董殿福真是老實厚道人，在村子裏和誰都沒紅過臉。」

在舊社會裏，像他這樣忠厚、善良的老實人，是被欺侮、壓迫、剝削的對象。董殿福和所有的窮苦農民一樣，也有他自己的一段痛苦歷史。

他的老家是在松花江南德惠縣的朝陽屯，父親給嘎三家（當地的三家地主）扛了三十多年大活。一直到今天，他還記得父親死前常說的話：「我都許過願，有孩子，告訴他：下八輩也不給地主扛活。累斷腰筋，只能落個『好小子』，結果還得受大窮。」



在四十一年前，聽說江北大片荒地荒的都沒人種，董殿福全家人懷着一點縹緲的希望，跑到北大荒來。北大荒真是個好地方，無邊無沿的大片土地，長滿了一人多高的荒草，但是，地雖然這麼荒，窮人想用自己的勞動，從這片荒地裏打點糧食來「養老育小」，那還得地主說了算。董殿福全家人，携老帶小，到處奔波，最後落在了肇東縣大榆樹村。

這大榆樹村所有的土地，都是邵乾一的。邵乾一是早先到處聞名的天增福火磨的大東家，有人說：「從南邊金州，到北邊泰安鎮，都得吃邵家井裏的水。」邵乾一雖然趁這麼多家產，但他寧肯讓土地荒着，也不肯讓窮人去白種。因此，董殿福全家雖然換了許多地方，還是沒有挖掉窮根，又重新套上了枷板！

頭一年，和另外一家合租了三十五垧地，吃糧、籽種都是跟地主先借的。雖然當時講的是三分利，可是借來的是扇車子搗下來的爛糧食，還的時候得給好糧食。爺幾個拚死拚活幹一年，到秋打個幾十石糧，除去地租子、還債，一家老少還是落得吃沒吃、穿沒穿。

就這樣，一年又一年，父親死了，欠下債，母親死了，又欠下債，哥哥死，侄子死，最後只剩下董殿福一個勞動力，養活着一家七口人，於是，陳債加上新債，利滾利，不幾年就欠下了地主二十萬哈大洋（核四十多石糧）。那時候，董殿福才二十三歲，就背上了這麼沉重的生活担子！他只有暗暗地歎息：這苦日子多嚕能熬到頭？幾輩子能翻過身來呢？

二 爲什麼不能一起走呢

一九四七年春天，東北解放區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董殿福和許多農民一樣分得了土地、房屋。當着他親眼看到在農會的土地台賬上，寫上了「董殿福」幾個字時，他激動得晚上都睡不着覺。這是幾輩子盼望的一天，終於實現了！但是，當他拿着分給自己的這張桌子時，心裏却想：「難道就是這樣不靠勞動，空手得來麼？」於是他又把分得的桌子送到農會去了。這說明他當時雖然被捲入這推翻幾千年封建勢力的洪流裏，但因為他的階級覺悟不高，還沒有成爲這股洪流的浪頭！

儘管他一時還沒有想通共產黨爲什麼要把地主的土地分給窮人，他也有另外一個笨想法：「莊稼人多嚕也得種地，什麼國家也得吃糧食。」他也勸別人：「自己勞動是真格的。」在千村萬戶進行着火熱的鬥爭中，他悶着頭，悄悄地和住在一個院的張義、周連發、張啓榮幾家，把沒有腳的轆耙、沒有梢的犁杖收拾起來，套上四家的三匹馬，種上了分給他們的土

地。不過，當時他還不托底，担心着到秋打下糧食說不定歸誰呢！

這一年莊稼蒔弄的不壞，到秋每垧地打了三石來糧。雖說不算多，在全村可是獨一份。打完場，不但糧食沒歸大堆，區上還獎勵給一輛小車、十四尺布。

董殿福心裏很納悶，不住地和周圍的人談論這些事。從閒嘮中，他進一步地認清了，分地主的土地、東西，不是無緣無故白拿他們的，而是向他們算剝削賬，土地還家。

轉過年的春天，政府號召：普遍組織起來。董殿福在他們原來自發的組織在一起的四戶裏又添了兩戶，正式成立互助組。大家一致認為他種地有經驗、辦事心裏有數，選他當了組長。他爲這事挺担心：一來怕得罪人，二來怕耽誤工。既然被大家選上了，只好加倍小心，凡事都反覆地和大家商量着辦。對當時來村子工作的幹部，也總是躲的遠遠的。

正在種地的時節，有一天，他到徐儉家去串門，一個區裏來的同志，正在那兒和大家閒嘮咯，他就坐下來聽。那個同志先唸了一份六區的通報，然後問大家：「這上說一付糶耙一天種一垧半地，一付犁杖一天種八畝地，看看咱們能不能種這些？」他一聽，心裏想：這個人對種地準是外行，叫個莊稼人也不能一天就種這麼點地呀！他剛想出聲，坐在他身旁的門慶和說：「對呀！種的挺快，咱們使使勁也能達到。」說完又回頭小聲對他說：「什麼事你隨着幹部說沒錯。」這時，他二心不定地考慮了半天，最後他想：種地打糧是自己的，爲什麼不講實在話呢？心裏想着，嘴就說了出來：「這哪對！一付糶耙一天不種個兩垧二、三可得啦！一付犁杖一天最少也扣個一垧三、四畝地呀！」他講完，那個同志瞪了他一眼，接着就

釘問着：你姓什麼、叫什麼、種過幾年地了？隨後又把門慶的手和他的手拉過去看了看。董殿福一看那個同志滿臉不願意的樣子，起身就走了。走到門外，聽屋裏說：「他是二八月莊稼人吧？吹起來了！」他很後悔：多這份嘴幹啥！可是他又想：管它呢，反正自己講的沒錯。

想不到，過了兩天，那個同志竟親自到門上找他研究生產來了。事後，他才知道，那個同志叫翟雲鵬，是新到區上工作的，過去沒種過地，對種地不太懂，那天聽他說的和通報上差的太遠，有點不相信，後來在村裏了解了兩天，都說他是地地道道的莊稼人。工作幹部到村子裏來，就是爲了要和羣衆共同研究把生產搞好，不找他還能去找誰呢！

從這以後，是凡到村裏來工作的同志，都主動地找他一起研究：小組怎樣領導、怎樣才能做到自願兩利、怎麼換工、怎麼記賬，……發現問題時，耐心、深入地去幫助想辦法解決。所有這些，都對他影響很深，他感到共產黨真是好，就連老百姓種地都這麼關心！雖然當時他領導小組遇到許多困難，但是他想：無論如何也應該把小組搞好，不然就對不起共產黨了。他有了這麼一種想法，就不論誰講什麼諷刺話，他也不管。每天都是早早的起來，招呼各家燒火做飯。

一天早晨，他正挨家走着招呼做飯，剛走到石連貴家門口，從院裏竄出來一條狗，一口咬到他腳後跟上，等屋裏出來人打狗時，他已經因爲流血過多，迷迷糊糊地躺在院當心了。以後，他足足在炕上躺了半個多月，許多相近的親戚、朋友都來看他，大家用不同的口

吻來勸他。有的說：「老董啊！傳出名去是好事，可不是咱們哥們幹的！」有的說：「什麼年月也是出頭的椽子先爛，不大離就收場吧！」有的甚至罵唧唧地說：「古語說的好，『分種地，夥種瓜』，自己他媽種不了地是怎麼的，這一天鬧鬧鬧鬧的，得罪着人還鬧不出個好來。」家裏的侄子更是埋怨他：「炸鍋自己的，炒豆別人吃，爲的是啥？」他聽了這些話，只是悶頭不出聲，倒不是他沒有心事，只是沒有和大家說罷了。

正在這個期間，本區張大村的村幹部陳國柱來告訴他：「區上來人了，明天在前屯給黨員上黨課。打算吸收你去聽聽，你不去？」他含糊糊糊地答應了一聲。等陳國柱走後，他坐在炕上愣了半天，心亂的像一團亂麻。他自己在心裏思量着：祖祖輩輩受着剝削、壓迫，像牛馬一般的活着，是誰把自己從過去那種痛苦的生活裏解放出來的呢？共產黨！共產黨好不好呢？好！自己擁護不擁護呢？擁護！那麼，自己願意不願意參加共產黨呢？……想到這裏，他忽然又想到另一面：參加共產黨的人，得做工作，雖然說這陣的工作幹部不像過去當官的到處打罵、壓迫人，可還是要去得罪人的角。再說，成天到處跑，地還種不種了呢？家裏的生活怎麼辦呢？……這時候，親戚、朋友的話，家裏人的話，也都一齊在他耳邊響起來了。心裏反來覆去地想，一宿也沒睡着覺。

第二天早晨，陳國柱和區幹部任甲才來找他去開會，他百般推脫說：「我腳疼，不去。」陳國柱說：「弄匹馬你騎着。」他說：「不行！腳空的慌！你們去吧！」任甲才同志似乎已經看透了他的心思，在旁邊說：「不去就不去吧，咱們走！」走到外邊，任甲才同志

對陳國柱說：「他思想有毛病了！」他在炕上坐着，一字不漏地聽在耳朵裏，引起極大的不安，抬起頭往窗戶外看看，除了任甲才、陳國柱，還有區委委員楊萬生、區幹部王萬山和幾個本村、外村的人。這些人都熟悉，相處中間，他覺得這些人都非常好，可是自己爲什麼不能和他們一起走呢？

三 入 黨

一九四九年一月，董殿福參加了全省勞動模範大會，被選爲甲等勞動模範。回來以後，響應了政府關於勞模組要帶頭扶助貧困戶的號召，小組由六戶增加到九戶。區裏爲了培養這個勞模組，派王萬山經常在這兒幫助他工作。

王萬山同志那時候很年青，才剛剛十八歲，却已經是區委委員了。在幫助他工作期間，常常和他一起下地幹活，一邊剷地，一邊嘮喀。天長日久，無所不談，有時談談小組的問題，有時也互相談談身世，有時談談過去和現在，有時也談談將來，有時候王萬山同志指出他在工作上的缺點，有時候也向他徵求意見。

有一天，王萬山同志又和他說：「老董，我和你在一起相處這些日子了，你一回意見也沒給我提，今天你提提。」他忙說：「沒啥意見。」王萬山同志一面向他講解着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重要性，一面啓發他說：「哪怕是一點點呢，提出來，對工作有幫助。」他想了半天

說：「我倒是沒有啥意見，只是聽你們同志對你好像有點意見，可不一定正確。」王萬山說：「你說吧，正確就改，不正確也沒什麼。」他這才把自己聽到的反映告訴了王萬山；「有些在外屯工作的區幹部常叨咕：不管颶風下雨，每天還得跑到這屯來學習、彙報，趕情王區委住在這屯不知道這個滋味了。」

第二天一早，他看王萬山挾着書和本子就到前屯去了。以後區幹部學習、彙報的地點按屯輪流。這件事，使他非常感動，引起他許多感想。他想：王萬山是區委委員，按偽滿說就應該是區長一樣的「官」了。他還記得偽滿李區長和外號叫王大板子的勞工股長那些人，到鄉下來要出荷糧、抓勞工，老百姓用白麵、小雞招待，還是非打即罵。看這陣的工作幹部，冬天穿着二大棉襖，鞋都露着腳趾頭，不管風裏雪裏到處跑，從來沒說過一個苦字。王萬山那麼年青，對待羣衆多麼和藹，不管什麼事，像「善說六國」似的給你講。可是他又想：他們究竟爲了什麼呢？一個錢也不掙（當時參加革命工作的幹部，大部分是供給制），在家種點地不比這強的多麼？……

五月天，太陽暖洋洋地照在人的臉上，小苗青鬚鬚地鋪蓋着大地。王萬山又和董殿福一起下地了。兩個人肩並肩，一邊劃着地，一邊嘮着咯。嫩綠的小苗，隨着南風，在鬆軟的土地上，輕輕地擺動着，給人一種清新、喜悅的感覺。透過這些，會很自然地引起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當然，一提到美好生活，也必然會談到領導大家前進的共產黨。王萬山有意識地問：「老董，你說共產黨好不好？」董殿福說：「怎麼不好呢！」王萬山又問：「那爲什麼



有人就是共產黨員，有人就不是呢？」這時候，董殿福再也忍不住了，他把對共產黨的認識以及腦子裏的疑問，一古腦地都講了出來。王萬山嚴肅地、細心地聽他一字一句的講完，根據他提出來的問題，一個一個地向他解釋着，最後說：「現在的生活，距離咱們理想還遠着呢，難道咱們能等着嗎？不能！誰來領着大家往前奔呢？就是需要那些不怕困難的、吃苦在先享福在後的共產黨員們！」

董殿福這時只覺得這幾年來對革命事業一點一滴的認識，都豁然明瞭，心裏像燃燒起一把烈火，等不及王萬山說完，搶着問：「我能不能做一個共產黨員？」

王萬山臉上帶着微笑說：「要自己努力爭取。你品行好、勞動好、能够響應黨的號召、關心羣衆生活……但是，你也有缺點，總怕燒着怕燎着的，胆子小，顧慮多。你要不斷地提高階級覺悟，克服這些缺點。」說着，用手拍着他的肩膀又勉勵他：「努力吧，同志！」

董殿福，一個在生活大海裏，奔波了四十多年的人，他所嘗到的只有折磨、痛苦、打擊，第一次從心底感受到人間還有

這麼一種溫暖！他呆呆地伸出了手，被王萬山同志緊緊握住了——在他思想裏認為這是黨在擁抱着他，兩行熱淚從他那憨厚的大臉上淌了下來。

從此，他覺得自己並不只是爲着滿足家裏人的穿衣吃飯，才按部就班地種着莊稼，而是和千百萬人在一起，以集體的力量，進行着一件偉大的事業！他常常感到一種巨大的力量，在默默中鼓舞着他，使他有百倍信心地完成着任務。不久，他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四 共產黨員的作風

董殿福自從參加了黨，從思想上感覺到自己有了一種比普通人不同的責任。這責任就是：每時每刻按照黨的指示，領導羣衆組織起來，走大家富裕的道路，爲實現最崇高的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

這種思想貫徹到他每一件具體行動中。就在他入黨後不久，端午節的前一天，小組裏發生了這麼一件事：本來核計好了，下晌要給董殿福餉地，除了老板子張義在家餵馬，別人都扛着鋤頭剷地去了。馬剛餵半飽，天陰起來了。組員張啓榮一看要下雨，就去找張義，非讓他踰地不可。張義不幹，倆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就吵了起來。董殿福侄媳婦剛磨完過節的麵，用大簍籬裝着在院裏晾着呢，張啓榮過去一下子就給擱了滿地。董殿福侄媳婦也從屋裏出來不讓了，吵的滿院子人看熱鬧。有人小聲議論：「這回張啓榮可惹到『礮子』上了，老董再

老實吧，也不能讓這個過呀！區裏、縣裏、省裏老董都有認識人，還不得好好治治他呀！」也有人說：「瞧好吧！別看是勞模組，這回非散花不可！」張啓榮這時候也覺着事情確實鬧大了，但是，當着這麼多人的面也不好下台，別人去勸他，他還嘴硬：「董劳模回來能怎麼的，不幹就散！」

董殿福晚上劃完地回來，進院一看，滿地是麵。還沒等問，大夥就爭着告訴他。他侄媳婦在屋裏氣哼哼地大聲說：「這都熊到家門口來了，還讓不讓過節啦？」董殿福看剛磨完的麵撒了一地，心裏也覺着火燎燎的，可是他馬上又想到：不管張啓榮對不對，既然有意見，還是怨自己沒領導好。於是他飯也沒顧得吃，就召集組員開會。小組的人陸續來了，有些組外的人也擠在外屋聽聲。張啓榮進屋一聲沒吱就蹲到牆角去了。董殿福眼睛卡巴巴地瞅着屋地不出聲。大夥心裏都暗暗想：瞧好吧！今天張啓榮可沾包了。不大一會，人到齊了，董殿福說：「咱們開會吧！」這時屋裏、屋外，靜的連掉地下一根針都能聽見。董殿福又繼續說：「下晌我沒在家，聽說家裏鬧意見了，必是咱們小組領導上有什麼缺點，大家提提。」



本來，大夥心都懸懸着，以爲董殿福一定得把張啓榮狠狠摑一頓，沒想到他會說出這麼一篇話來；大夥的心情立時「唰」的一下子平下來，有的人甚至暗暗地替董殿福不憤。

這時候，張啓榮的弟弟張守榮氣哼哼地說：「組長爲大夥白天黑夜操勞，還有啥缺點，我看就是他不對！」說着瞪了張啓榮一眼。張啓榮原來是打算到會上吵架退組的，聽董殿福這麼一說，心裏比扎一針還難受，沒等大夥發言，就搶先說：「組長，小組領導沒啥缺點，都是我的毛病。你那麵……」董殿福馬上把手一擺說：「麵不麵的那是小事，過節咱們不吃麵又能怎麼的。大家團結的好，不鬧意見，把生產搞好是大事。」接着組員們紛紛發言，先批判了張啓榮怕下雨費工，想搶先踣地的自私思想，隨後又研究了小組雨前雨後算工的標準。小組會就這麼圓滿地結束了。

經過這件事，小組不但沒散花，反倒更加團結了。組員們都相信：無論什麼事，聽董榮模的話沒錯！他多嚒都是一碗水往平端，不會爲自己打算。

會後，張啓榮把自己家的麵，拿着給董殿福送去。董殿福知道張啓榮家裏也很困難，百般不要，把個張啓榮後悔的直勁向董殿福道歉。

關於這件事，羣衆都議論紛紛，有的抱怨董殿福太熊了，也有的奇怪他爲啥要這樣做呢？至於董殿福自己却一點也不奇怪，他認爲完全應該這樣做，因爲他是個共產黨員。

董殿福就用這種精神，領導互助組朝着黨所指引的方向前進着。

在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五一年當中，有的組員曾經想僱工、買地，有的組員也曾經主張用

國家貸款批青、搗登買賣，但是他都及時地按照黨的政策糾正了。不過，從這些現象裏，他感到了一個問題：大家已經不滿足現狀了，迫切要求提高生產、提高生活水平。而且互助組這個組織形式，已經發現了許多難於解決的矛盾。他知道黨號召組織起來，是要把人們的生活提高，將來走到社會主義社會，變成集體農莊。

但是，眼下的問題就解決不了啦，下一步得怎麼走呢？

五 辦 社

一九五一年十月底，縣裏來通知讓董殿福去開會。說是省勞動模範楊顯亭參加國慶節觀禮回來，到這兒來作傳達報告。他一聽心裏非常高興。這次楊顯亭在北京參加了國慶節觀禮，又參加了一些座談會，他相信一定會帶回來許多領導生產的經驗。臨走，他忍不住對劉思和、張義說：「夥計！這回好了！……」至於好到什麼樣，他現在也說不出來。

他在縣裏開了三天會，帶去的小本子，記了多半本。開完會正趕上張義和劉思和趕車上縣辦事，就一塊坐車回村子。走在路上，劉思和問：「會開的怎麼樣？」董殿福說：「這回心裏可開竅了！咱們將來要辦合作社了。」劉思和瞅瞅張義，張義說：「黨不是號召咱們搞生產麼，怎麼又叫做起買賣來啦？再說，咱們也不會整啊！」董殿福一聽，樂的拍手打掌地說：「整整的，我剛一聽楊顯亭講，也是這麼尋思的。告訴你們吧，不是咱們村上那樣的供

銷社，是農業生產合作社。」接着他又把學來的新鮮事，辦合作社的意義、辦法、好處，簡單地講了一遍。三個人坐在車上，一邊嘮一邊聯系着組裏邊過去發生的問題。說到得意的地方，就哈哈笑一陣，接着再嘮。張義問：「這麼好的事，咱們能不能幹？」董殿福說：「就看大夥願不願意了。」劉思和說：「那還有不同意的，這麼幹，奔社會主義就更快了！」張義把大鞭子一掄，「嘎」的一聲，大聲說：「快跑吧！」三匹大馬蹣跚，小車顛顛地進了屯子。

董殿福回到村子，本組的、外組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來打聽消息，一樣的話一天就得講個三十遍五十遍的，大夥越聽越愛聽，越聽越來勁。每個人都一邊聽一邊想着對自己的好處。有的說：「不用貪黑起早餵馬了。」勞動力強的說：「這回不用老少不分了，能幹多少活就能分多少糧。」勞動力弱的也說：「我不能幹硬活還能幹軟活。」婦女說：「這回下地幹活，不用再幹迷心眼子活了。」徐儉說：「這回造吧！人多配開角，將來開粉房、油坊，漏粉的、打油的，不用外找。」

火一點着就熄不滅了，大夥緊催董殿福：「快幹吧！」有的說：「咱們這轉圈淨大城溝，不緊着點要求，也許就批不准咱們，發展到中心村去。」特別是小組裏問題多的，催的就更緊。

董殿福一看大夥情緒這麼高，就跑到區裏商量，又往縣裏掛電話。宋書記在電話裏指示：「不要急，還要創造條件，先把大家思想認識搞通。」董殿福回來和大家一講，有的